

乡村发现

临猗寺前村文化沿革

□王守忠

在古郇临猗坡上小嶷山西边陲峨嵋岭坡沿地段,有一个古老的村庄——寺前村。

寺前村历史悠久,深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与传说。

(一)

老村建于哪个朝代已无法考证。关于村名的来历,老县志仅能反映出寺前村因位于“望海寺”前而得名,如今“望海寺”已消失不见,只能从村西沟壑的断土层中找到它留下的痕迹。1952年,村民曾在原址废墟中挖出大小瓦罐10余个,其中最大一只只有成人高,肚大身粗,浑圆古朴。据专家认定,瓦罐应为寺里和尚圆寂后收敛骨灰之用。这些瓦罐后送交原临晋县文化馆。

据《辞海》记载,《打神告庙》这出老戏的发生地为桑泉县望海寺(即今寺前村一带)。由此可以推断出,寺前村历史悠久。传说,当年的“望海寺”坐北朝南,位于村子北边,占地80余亩,寺庙内有10多名和尚,由方丈掌管料理寺庙,这里一年四季香火不断。

关于寺庙的兴建,还有一个美妙的传说:在很久以前,一位云游四海的高僧到这里化缘,觉得这里的百姓热情大方、淳朴善良,且村庄南临大海瞰中条,北依双嶷山身卧峨嵋边,是一块难得的风水宝地,于是就用化缘得来的银两,在这里建了一座寺庙,因面临大海而取名“望海寺”。从此,人们便把寺庙前后的两个村子分别取名为寺前村和寺后村,延续至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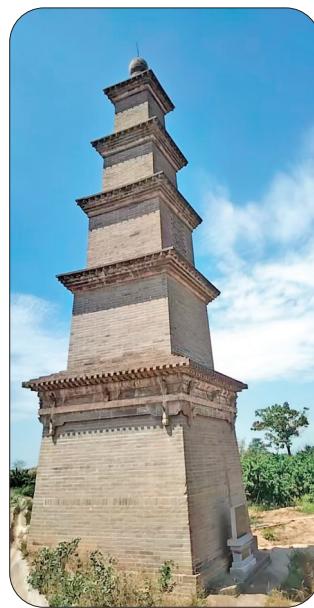
(二)

在村子南面的沟边有座古塔,名为寺前塔。据考证,此塔建于宋代,俗称寺前将台。该塔为五级四面砖结构,底座六角形。塔高20余米,塔基每边底宽4.2米,对径5.65米,第一层腰围上用砖雕构成斗拱飞檐,塔身用白灰砌成,中间实心填土,雄浑古朴。

塔旁挺立着一棵百年老杨树,与古塔默默厮守相望。这棵杨树冠如伞盖,蔚然郁郁,笔直的树干,有两三个成年人合抱粗壮,树身泛白。夏日里风吹树叶哗哗作响,好像在向人们讲述着这座古塔所经历的世事沧桑。

40年前,笔者在寺前村教书时,曾多次身临塔下,抚摸那古老的塔身,仰视古塔的雄姿。它优美的造型,令人折服;那精细的做工,使人惊叹。村里老者曾历数它神奇而古老的故事:此塔地处宽不过50米的两道深沟之间,宋朝至今约800年历史,历经战火兵燹、自然灾害,却不偏不斜,巍然其间。

1998年,此塔两次被盗。



▲寺前塔



▲《寺前村谱志》中收录的瓦罐照片

有文化、懂孝道、行善举的仁人志士。在村子北口两旁各有一个高大的碑楼。西边是一座教育碑,1895年贾增生在万荣教书,由于有教无类,倡导孝敬,学生成才者居多,当地人赠送“教育碑”,以示感恩之情,表彰教育之功。东边是一座“德行碑”,清光绪年间,贾肇梓从陕西运粮过黄河,见夹马口一带旱灾饥荒严重,遂将一船粮食赈济灾民,饥荒过后,夹马口村人送来匾并在村口建起了“德行碑”,两旁配对联曰“朗月清风遗徽宛在;高山流水硕德难忘”,横批“名称没世”,以感救命之恩。

两楼遥遥相对,高数十米,楼顶四角各悬挂一个大铜铃铛,风吹之下,铜铃随风摆动,清脆悦耳的铃声“叮叮当当”飘向远方。20世纪60年代,两座碑楼被毁,两块刻有先祖生平事迹碑文的石碑,被他们的后辈珍藏。

(三)

历史上的寺前村物华天宝,人杰地灵,农商并足,收入颇丰,被称为“小潞村”(即小运城)。那时的村庄建筑雄伟,村貌整齐,据说是借“凤凰穴位”而建。村子坐北朝南,三面环沟,东西两沟深数十丈,犹如凤凰两个翅膀。

村南有一条大路从坡下泉杜村直通村中,路东建有“字纸楼”“文昌阁”;路西有“簸箕掌”“将军塔”。一路向北穿过“过路台子”便可进村,村东、西各有一庙,分别是“观音庙”“白衣庙”,供奉着观音菩萨和白衣大士,两庙旁边各有一眼水井,井水清澈犹如“两只凤眼”。

村中“关公庙”分上下两层,下层是村民休闲聊天之地,上层供奉着关公牌位。村中四条主巷道串通东西,连接到各家各户。村北有一“北大车门”,是进入寺前村的唯一通道,整个寺前村北高南低,依自然地势而建,以凤凰展翅之形而布局,沾“风景巢穴”祥瑞之福气,北望小嶷山,南眺中条山,四周筑有村墙,宛如一座城堡。

抗战时期,为防日本兵、土匪“滩大王”雷哼哼等骚扰,每晚村子关闭“北大车门”,并有专人在北门高台上站岗放哨。当年兵荒马乱,慑于寺前村的地貌环境,日伪军从未近前一步。

优越的自然环境,丰富的物质条件,造就了众多的耕读之家,养育了一代代重教育、并将其不断传承下去。

人物

□张辉

在晨雾氤氲的垣曲山城,校园里总会响起清脆的童谣,宛如山雀的欢啼,撞碎山林褶皱里的寂静:“金箍棒,闪金光,悟空除恶保唐僧……”

循着歌声望去,一位70多岁的老人正趴在桌前,一手攥着缓解重症肌无力的药盒,一手如倔强的鸟喙,在纸上啄出灵动的字符。他就是申大局,国家一级编剧、老党员。这位不知疲倦的“老山雀”,用颤抖的笔尖啄开文字的春泥,用儿歌将文化的种子播撒进孩子们的心田。

写童谣:
在童声里播种文化根脉

申大局是国家一级编剧、运城市文联原副主席,更是一位有着40年党龄的老党员。退休前,他的剧本曾登上省内外及国家级舞台,是一名多次获奖的剧作家;退休后,他把目光转向了山里娃——那些在童谣声中蹦跳的身影,让他忽然明白:比舞台更辽阔的,是孩子们的眼睛。

深夜的台灯下,申大局常常忍着病痛反复推敲词句,灵感突现时,他会迅速抓起床头的笔记本,写下歪歪扭扭的字迹。

正是凭着这种执着精神,申大局耗时数载,深耕经典改编,将中国四大名著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和世界四大童书《安徒生童话》《格林童话》《伊索寓言》《一千零一夜》,改编为1000首诵读版儿歌,还陆续创作完成了《中华美德故事儿歌100首》《中国好家风儿歌100首》《华夏人物儿歌100首》《关老爷儿歌100首》《尧舜禹儿歌100首》等12个传统文化系列,累计8000余首童谣。

这些童谣如同蒲公英般飘进垣曲县30余所中小学、幼儿园,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悄悄萌芽,让朗朗童声浸润校园的每一个角落。

编童剧:
在舞台上激活德育灵魂

“老师,我想演小英雄雨来!”垣曲县新建小学的话剧社里,孩子们举着申大局创作的儿童剧本兴奋叫嚷。这位曾获国家级戏剧大奖的老编剧,退休后甘当“孩子王”。他将方向转入儿童剧、课本剧、童话剧、绘本剧等儿童剧本的创作。他通读人教版和苏教版小学语文课本,将《将相和》《草船借箭》等63篇具有故事情节的课文改编成课本剧,让课堂变成了“流动的舞台”。

为了让课本剧更贴近孩子的认知,申大局拖着沉重的双腿,走过一间间教室,听过一次次讲课,把孩子们最真实的童言童语,揉进课本剧的台词里。孩子们每一句表达,他都会反复琢磨,化作剧本里的对话、舞台上的细节。他还将《卖火柴的小女

孩》《三只小猪》等30部童话搬上校园剧场,为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们创作了23部亲子绘本剧,并辅导他们排练这些剧目。

除了这些贴近童心的童话剧外,申大局以刘胡兰、方志敏、王二小等英烈为原型创作的15部朗诵剧同样动人。在《长征路上的小红军》演出中,小演员颤

抖着说出“火柴只剩一根了,但革命的火种永远烧不完”时,尾音因哽咽而发颤,台下顿时响起此起彼伏的抽噎声。

这些融入心血的剧作,如今不仅在垣曲各校展演,更被纳入“运城市校园德育精品库”,成为立德树人的生动教材。

撰童书:
在乡土间传承红色基因

“郭华峰烈士在垣曲山路上来回奔走,鞋底磨穿了就用草绳绑……”在垣曲县革命纪念馆,申大局带着孩子们重温本土英烈故事。

为了写活《垣曲英烈系列绘本》,申大局拖着病体走访27处红色旧址,采访数十户老房东、老干部,研读数百万字文献资料,写下数万字文稿。他用手机拍下每一块纪念碑上的文字,只为让孩子们看到最真实的历史。

即便在上海住院期间,申大局依然坚持写作。肌无力带来的颤抖几乎让他握不住笔,每写下每一个字,手臂都要在空气中艰难地划动好几下。歪歪扭扭的字迹,是他用生命在稿纸上烙下的印记。直到护士红着眼眶强行抽走他的笔记本时,他才哽咽着说:“我就写一会儿,不碍事,张秀英为革命护粮藏钞票这事,垣曲的娃们不能忘啊。”没人比护士更清楚,这不是简单的书写,而是申大局与生命赛跑的文化传承执念。

历经数月打磨,申大局与画家赵新生联袂编绘的《垣曲英烈故事绘本》,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还原了英烈们的真实事迹:既有张秀英为保护粮队藏匿钞票的惊险场景,也有郭华峰带领民兵炸碉堡的战斗画面……那些在病床上反复推敲的文字与构思,最终化作了绘本中一幕幕直指人心的细节,让孩子们第一次发现“英雄就在家乡的土地上”,让跨越时空的精神力量在新一代心中种下传承与致敬的种子。

申大局还将垣曲这一非遗形式与红色故事结合,创作了《独赴鸿门宴》等曲艺作品,将革命先辈的故事化作清脆唱词,在乡村庙会、校园活动中展演50余场,让红色基因随着非遗韵律深深扎根于垣曲儿女的心田。

夕阳西下,垣曲的校园里又响起了童谣声。那声音里,有老山雀的鸣唱,有文化的传承,更有一位老党员对土地、对孩子最炽热的爱。正如申大局在获奖时所说:“我是一只衔着种子的山雀,只要孩子们需要,我的翅膀就不会停下。”